



波希米亞畫畫人—— 艾啓蒙生平及故宮所藏畫作述略

■ 方慧潔

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間（1661-1796），因皇帝對西方繪畫的喜愛與推動，歐洲天主教會先後派遣多位具有繪畫才能的傳教士來朝，其中以義大利籍傳教士為主。作為唯一來自波希米亞地區（今屬捷克）的畫師，艾啓蒙（Ignaz Sichelbart, 1708-1780）因參與了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製作而為歐洲知曉，然而我們對他的生平所知有限，他所受到的關注亦不如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與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本文參考歐陸學者研究成果與中西檔案紀錄，增補艾氏早年家庭與求學經歷，並兼述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稱本院）所藏其作品，以期讀者對這位在清宮服務達三十五年的御用洋畫家之其人其藝，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波希米亞歲月

明清以來的外國傳教士，多安葬在今日北京行政學校內的天主教柵欄墓地，艾啓蒙的墓碑也在其中，左刻拉丁文，右刻漢文，中間書「耶穌會士艾公之墓」八字（圖1）。漢文碑銘照錄如下：

司鐸艾公諱啓蒙，號醒庵，係泰西玻厄彌亞國人。生於康熙四十七年，壯時矢志精修，乾隆元年入耶穌會，繼而至中國傳教，愜其素願。因其精於繪法，於乾隆十年奉旨進京，在如意館效力多年，甚合上意，是以屢頒特寵，頻賜厚惠，即授以奉宸苑卿，三品職銜食俸。於乾隆四十二年叨蒙恩慶七旬盛典，兼賜御書「海國耆齡」匾額。至於德行之標，難以悉舉，而堅忍之操，尤為持著。¹

上文記述艾啓蒙以精湛畫藝實現長久以來赴中國傳教的願望，入清宮後，擔任御用畫師，備受寵遇；有關其個人生平記載則相當簡要，僅記述其國籍、出生與入耶穌會的年分。艾啓蒙生於1708年，來自歐洲「玻厄彌亞國」，對照碑文上並列的拉丁文 Bohemia，即我們所習稱的「波希米亞」，今屬捷克共和國。學界原本對於艾氏的出生地意見分歧，直到2004年在捷克皮爾森檔案館（State Regional Archives in Pilsen）裡，發現納德克（Nejdek）鎮1708年9月27日的受洗簿中登錄了一名新生兒「Ignatius Thadaeus Wenzeslaus Sichelbardt」，艾啓蒙的出生地才得以確立；而該筆紀錄也提供了艾啓蒙的家庭情況，包括他是家中長子，在六個孩子中排名第三，而他的父親 Tadaeus Sichelbart 當時是一名收稅員。此外，根據保存在洛克特（Loket）鎮的檔案記載——該鎮離納德克不遠，

在艾啓蒙出生前，他的父親曾為當地市政廳繪製宗教油畫。其中兩幅作品保留迄今，是典型波希米亞巴洛克風格的畫作。²

此後，直到1736年，當「艾啓蒙」出現在布爾諾（Brno）城的初學院入學名單上，這位已二十八歲的天秤座青年才又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由於修習時間動輒長達十餘年，初修生通常是十六、七歲的青少年，加上傳教苦行需有強健體魄支持，像艾啓蒙這樣在近而立之年才投身修院的例子並不多見。這之間他經歷了什麼、為何投入宗教，尚待考證，然而相較於其他有意赴海外傳教的耶穌會士，他似乎幸運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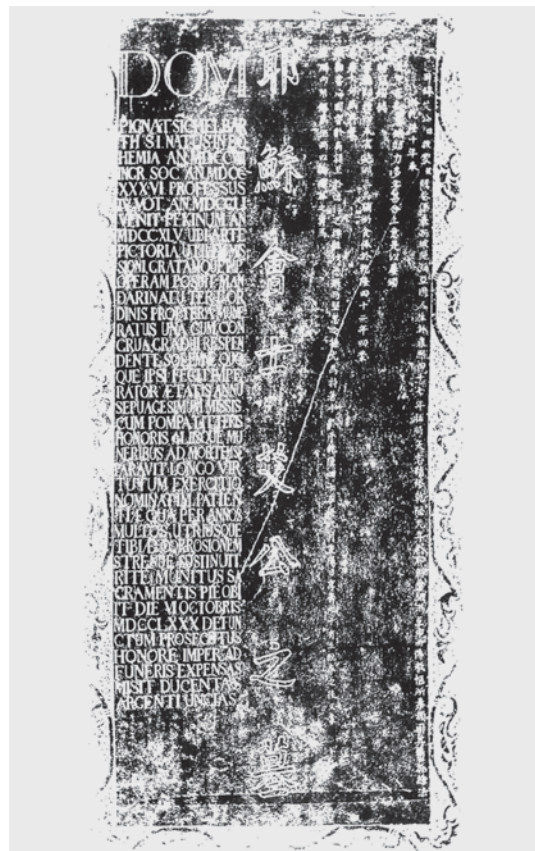


圖1 艾啓蒙碑誌拓片 碑誌應完成於1780年，現今於北京行政學校內的天主教柵欄墓地。取自高智瑜、馬愛德主編，《雖逝猶存：柵欄——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2001，頁230。

1738年8月30日，耶穌會總會長 Franz Retz（1673-1750，任期 1730-1750）去信耶穌會波希米亞省會長：

艾啓蒙誠摯地向我請求將他派往海外，既然他的畫藝與版畫技巧可能發揮不小用處，我冒昧請求閣下盡快讓他進行哲學論文的最後階段，以便他能參加神學入學考試，並最終達到這個目標。我相信他會通過考試，我們不要把他拖延在低級別課程，因為他已經三十歲了。³

信中所稱的「海外」，原文為 Indies，泛指美洲新大陸、亞洲與非洲。有關赴海外傳教的人員遴選，修道者可透過數種途徑表達意願，其一即是向握有關鍵決定權的耶穌會總會長毛遂自薦。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留存了大量此類的請派書信（Litterae Indipetae）。耶穌會波希米亞省自1623年成立後，當地不少年輕人對遠方抱有浪漫懷想，自願赴海外向異教徒傳播天主教義。然而，教省成立初期亟需人手，傾向讓才識卓

越者留在教省內協助穩定傳教事業。因此，回溯其派赴中國之始，直到1706年，教省才首度派出兩名成員前往中國。此後，直至艾啓蒙抵華前的四十年間，教省又特遣四位各具專長的波希米亞人入清宮服務（表一）。

前述信函顯示總會長對艾啓蒙赴海外傳教的請求極為重視，特意指示波希米亞省會長加速他的準備期。1741年，艾啓蒙在奧洛穆茨大學（University of Olomouc）完成神學學業，很快便啓程前往里斯本，等待開往遠東的船隻。艾啓蒙原致總會長的請願信已不知所終，然而來自波希米亞的 Franz Retz 長期關注波希米亞省的教務發展，在求道之路上，可說是艾啓蒙的先行者——他不僅曾在同一所初學院與大學修習，亦曾有意赴海外傳教，只是未能如願；而由於地緣關係，他可能早已與艾啓蒙或其家族相識，加上艾啓蒙在加入修會之前，在繪畫與版畫方面受過良好的訓練，甚至可能曾以此維生，符合當時清宮對科學與藝術人才的急迫需求；有別於教會在評估人選時常見的冗長過程，機會和運氣都站在了他這一邊。

表一 十八世紀耶穌會波希米亞省派遣傳教士赴中國之名冊

作者整理製表

序號	姓名	生卒年	於中國服務時間	擔任職務
1	石可聖（Leopold Liebstan）	1667-1711	1707-1711	樂師
2	林濟各（Franz Stadlin）	1658-1740	1707-1740	鐘錶匠與自動機械製造師
3	楊秉義（Franz Thilisch）	1670-1716	1711-1716	數學家
4	嚴嘉樂（Karel Slaviček）	1678-1735	1716-1735	鐘錶匠、天文學家、數學家、樂師
5	魏繼晉（Florian Bahr）	1706-1771	1739-1771	樂師
6	魯仲賢（Johann Walter）	1708-1759	1742-1759	樂師
7	艾啓蒙（Ignaz Sichelbart）	1708-1780	1745-1780	畫家

資料來源：Grulich, Rudolf. *Der Beitrag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zur Weltmissio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Königstein: Instituts für Kirchengeschichte von Böhmen, Mähren, Schlesien, 1981. 榮振華（Joseph Dehergne），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73。

他的北京時代

關於艾啓蒙抵華時間，檔案明確記載於乾隆九年（1744）六月：「西洋船上來有修士特來效力，蔣友仁、吳直方通曉天文，艾啓蒙能畫，那永福能知律呂，以上四人現在澳門，應否來京？」⁴翌年五月，造辦處奉旨於造辦處收拾一房間，以供艾啓蒙作畫與學習宮中禮儀，六月艾氏始入造辦處畫畫行走。⁵

有關當時西洋傳教士在宮廷的生活樣貌，比艾啓蒙早三年抵達北京的波西米亞樂師魯仲賢曾在寄回歐洲的信中提及，其中有關畫家的部分是這樣的：

畫家的工作最爲辛苦，由於皇帝對繪畫有著無限熱愛，因此他們必須從早到晚，整周不停地工作，只有在星期天才能放下畫筆。他們通常在宮廷裡工作，靠近皇帝的住所，這裡其他人是無法進入的；他們還必須自己研磨顏料、提水、清洗畫筆，以及其他各種雜活。他們幾乎總是在皇帝面前作畫，不得不擔心這位精通藝術的皇帝的挑剔目光；即使在最熱的夏天，他們也必須忍受不適，穿著三層衣服在皇帝面前出現。⁶

此番情景應與艾啓蒙入宮擔任畫師的生活相去不遠。當時清宮如意館以郎世寧爲首，與魯仲賢同期進宮的王致誠亦已在宮廷畫家之列。對於畫家們長時間爲皇帝作畫，以致無暇顧及教會事務與傳教工作，王致誠曾抱怨「惟有於星期日或節假日，才有閒暇進行祈禱上帝」，甚至得犧牲睡眠時間寫信。⁷或也因為如此，畫家寄出的書信比其他西洋在華傳教士要少得多。

艾啓蒙在清宮服務期間，正值乾隆皇帝積極對外征戰，並迎來外交盛世。艾啓蒙首次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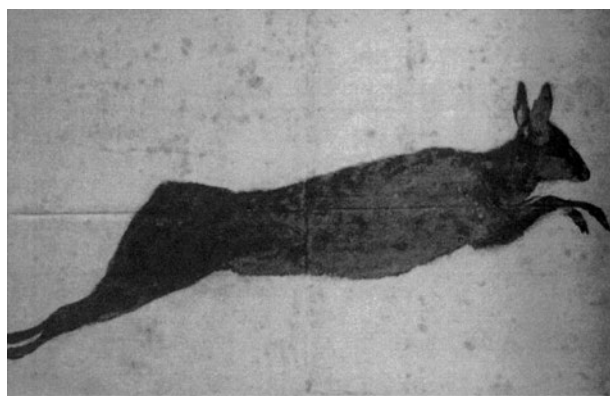


圖2 此幅畫像係艾啓蒙就一已死去的麝香鹿所繪，隨1750年9月18日劉松齡由北京寄往倫敦的書信一同寄出。斯洛文尼亞明格斯博物館（Mengeš Museum）藏。取自米加（Mitja Saje）主編，朱曉珂、褚飛龍譯，《斯洛文尼亞在中國的文化使者——劉松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頁159。

正式交辦繪畫任務的紀錄出現在乾隆十二年（1747）：「太監胡世傑傳旨，將噶爾丹策楞進的馬，着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各畫馬一匹，欽此。」（《檔案史料》第4冊，頁145）他的多數畫作都與皇帝的武功有關，並參與了統一西域、蒙古土爾扈特部東歸與金川之役等重要歷史事件的圖像繪製工作。

此外，同期在清宮服務的傳教士劉松齡（Ferdinand Augustin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無意間記錄了艾啓蒙的一幅畫作。劉松齡在1750年9月18日致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信函中，附上了艾啓蒙所繪製的一幅水彩小畫，畫中描繪的是一隻已故的雌性麝香鹿，劉松齡稱之爲「Hiam Cham Su」，即「香獐子」（圖2）。⁸不論是作爲艾啓蒙參與教會事務的一瞥，或是以西方技法記錄中國物種的科學證據，都更貼近艾啓蒙作爲傳教士的身份與角色。

1766年，郎世寧病逝，其職「奉宸苑卿」由艾啓蒙繼任。不料，艾氏不久後中風，雖未完全喪失工作能力，但因受兩腿骨脛病折磨多



圖3 清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平定伊犁受降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26



圖4 清 艾啓蒙 百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735

表二 故宮收藏艾啟蒙作品一覽表

作者整理製表

序號	創作時間	作品名稱	裝裱形式	本幅尺寸（公分）	石渠寶笈著錄	藏地
1	1771-1780	白鷹	掛軸	179.2×95	續編	重華宮
2	1772	踏鐵騾	掛軸	229.3×276.5	續編	寧壽宮
3	1772	良吉黃	掛軸	229.5×276.6	續編	寧壽宮
4	1773	土爾扈特白鷹	掛軸	147×89.5	續編	乾清宮
5	1773	寶吉騾	掛軸	207×163.4	續編	乾清宮
6	1774	百鹿圖	手卷	42.5×423.7	續編	養心殿
7	1776	白鷹	掛軸	178.4×98.5	續編	御書房
8	1777	山貓	掛軸	121×90	續編	御書房
9	1777	風猩	掛軸	121×90	續編	養心殿
10	1777	雙猿	掛軸	139×100.8	三編	御書房

資料來源：整理自「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網站：<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檢索日期：2024年9月5日。

年，晚年身體狀況不佳；1777年，皇帝見他作畫時手顫不止，遂關心詢問，艾啟蒙答稱無礙作畫。⁹碑文中所述「堅忍之操，尤為持著」，正是記錄了艾氏強忍身體不適，依然敬守職事的情操。

故宮收藏的艾啟蒙作品中，除了他參與繪製草圖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圖3）與《平定兩金川得勝圖》等戰圖銅版畫外，由他主筆的畫作共有十件，均為艾氏晚期的作品，即他擔任奉宸苑卿期間，於1770年代所為之紀實動物畫作（表二）。

紀實動物畫

自郎世寧與王致誠相繼離世後，繪畫重任便落到艾啟蒙身上。從現存畫作與清宮檔案來看，如同他的前輩，艾啟蒙擅畫人物肖像與鳥獸，且皆為中西合筆，由艾氏以寫實西法繪製

主角，中國畫家負責主體以外的服飾衣紋或樹石布景。下文，筆者將本院所收藏艾啟蒙動物畫作，依圖像意義與脈絡分為三類：一是具吉祥寓意的百鹿群像，二是與滿族騎射文化相關的貢馬與白鷹，最後則是來自海外的奇珍異獸。

一、分身眾多的百鹿圖

乾隆皇帝對於百鹿圖的鍾愛，可見於多件以「百鹿」為主題重製與摹仿的作品，包括瓷器與繪畫等。「百」有多義，鹿與「祿」諧音，寓意祥瑞。活計檔中有多筆與百鹿圖畫作相關的製作紀錄，最早見於乾隆十四年（1749）：「著郎世寧用新宣紙畫百鹿手卷一卷，樹石著周鯤畫。」（《檔案史料》第4冊，頁171）郎世寧〈百鹿圖〉今不復見，然其時已在清宮服務的艾啟蒙或許曾見郎氏作此畫，亦可能擔任其助手；乾隆三十八年（1773）傳旨艾啟蒙畫百鹿圖手卷一卷，完成於次年，應即是本院收藏（圖4）。



圖5 清 艾啓蒙 踏鐵驢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99



圖6 清 艾啓蒙 良吉黃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716

艾啓蒙〈百鹿圖〉手卷描寫群鹿遨遊於山林秋色之態，構圖與郎世寧所作〈百駿圖〉相似，然而畫家選擇在無人野地表現鹿群各種行為與情態，不僅遵循百鹿圖範式，亦營造出自得於天地間的寧謐氛圍。艾氏除了有機會參考前輩作品，亦曾多次參與皇帝秋獵行圍，可能經由實地寫生，積累素材而成。若以動物學家的眼光觀看，其所描繪的鹿種特徵，例如頭角和尾部型態，以及整體顏色、外觀，加上高地山巒棲地景觀，判斷較可能是馬鹿（Red Deer）。¹⁰

除了手卷形式，乾隆四十年（1775）另命艾啓蒙為寧壽宮養性殿明間照壁摹製一幅大型百鹿圖貼落：「照養心殿後照壁現貼百鹿圖一樣，用絹畫，著方琮畫樹石、楊大章畫花卉。」（《檔案史料》第4冊，頁390）艾氏所繪養性殿百鹿圖已於光緒年間揭除，惜不復在，然而他摹繪所據之本——即由張為邦和方琮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合繪的養心殿百鹿圖，同以秋林群鹿為題，仍完好保存於原址。¹¹若與艾氏〈百鹿圖〉手卷相較，觀者最能明顯感受到的差異應是鹿的寫實性與量體感，艾氏以色彩明暗層次突出其鹿毛質感，形象更為輕盈生動。

二、皇室尚武傳統的表現：貢馬與白鷹

（一）貢馬圖

乾隆皇帝時期的貢馬圖像豐富，以〈十駿圖〉最負盛名。十駿圖有兩套，依創作時序分為〈前十駿圖〉與〈後十駿圖〉。前者由郎世寧於乾隆八年（1743）獨力完成，後者則由郎世寧於乾隆十三年（1748）完成紅玉座、大宛驕與如意驄等三幅，二十五年後才續由艾啓蒙完成餘七幅。故宮所收藏三幅艾啓蒙馬畫，即與〈後十駿圖〉有關。其中兩幅為艾氏按真馬尺寸所繪〈踏鐵驕〉與〈良吉黃〉（圖5、6），同繪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者為準噶爾台吉噶爾丹

策凌（1695-1745）獻納，後者為大學士忠勇公傅恆（1722-1770）進呈，皆藏於寧壽宮。

〈後十駿圖〉中壓軸之作為哈薩克西北色爾克斯所產駿馬〈寶吉驕〉。乾隆三十六年（1771），蒙古土爾扈特部歸附清朝，親王策伯克多爾濟（?-1778）來貢駿馬，乾隆皇帝賜名為「寶吉驕」，意為「如意有吉兆的黑鬣尾褐色驕馬」。據載，寶吉驕至少從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一年（1773-1776）間，每年於木蘭圍場擔任皇帝行圍御騎。¹²而喜獲良馬之際，正值乾隆皇帝營建寧壽宮作為晚年歸政之所，筆者認為可能促使乾隆皇帝興起續組〈後十駿圖〉之意，並於完成後收置於寧壽宮中。

目前艾啓蒙所繪寶吉驕有兩幅存世，〈後十駿圖〉的巨幅版本現藏於北京故宮，繪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本院收藏之〈寶吉驕〉樹下竿繩繫馬版（圖7）未有繫年，根據畫上所



圖7 清 艾啓蒙 寶吉驕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745

題御製詩收錄於乾隆三十八年，應完成於同一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又命「艾啓蒙用白絹照寶吉騶大馬另畫一幅」（《檔案史料》第4冊，頁394），足見艾氏至少曾繪製三幅寶吉騶圖像。

（二）白鷹圖

清朝建立者滿族歷來有馴鷹行獵的傳統，在乾隆皇帝治下，蒙古王公和滿洲貴族經常進獻珍稀白鷹。傳世艾啓蒙所繪白鷹三幅，姿態各異，悉數收藏於本院。以圖式來看，分為兩類：一是樹石鷹圖（圖8），畫家將白鷹置於正中央，平立於橫倚老樹旁奇石之上，目光凜然，與觀者凝視對望，整體具中國傳統繪畫氣息。此白鷹由乾隆皇帝的女婿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1754-1816）所進，畫雖無紀年，若以拉旺多爾濟成為親王當年為始、以艾啓蒙卒年為下限，當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771-1780）間所作。另兩幅白鷹則屬架上鷹圖，即一架一鷹一軸，白鷹雖昂立於鷹架上，但其足為繩具綁縛，象徵被馴服的猛禽，其武勇為君王所用。前述土爾扈特東歸時曾獻寶吉騶，其貝子錫喇扣肯於乾隆三十八年再次朝覲時進獻白鷹（圖9），艾啓蒙筆下的鷹姿生動，似正回首振翅，露出翼下與腹部白羽，若非雙腳受縛，恐隨時如畫上御題所云：「疎翎凌虛萬里間」；同時觀者也無法忽略設色鮮麗與雕飾繁複的華麗鷹架，其所佔畫幅更勝白鷹，余玉琦認為乾隆皇帝使用的新款鷹架造型實則結合了禮樂重器之元素。¹³此外，此幅為三幅白鷹圖中唯一有御製詩闡述皇帝與進獻人關係及其製圖脈絡的作品，引班固〈白雉詩〉與周穆王征犬戎獲貢白狼、白鹿各四為典，明示皇德招引白鷹來翔，並盼當前金川之役終能順利平定。

乾隆四十一年，黑龍江將軍傅玉（1715-



圖8 清 艾啓蒙 白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61

1798）進獻白鷹（圖10），傅玉為孝賢純皇后富察氏之兄，與乾隆皇帝有姻親關係。或因黑龍江將軍每年選進海東青已成例貢，乾隆皇帝未如往常指定畫家作畫，僅「著交如意館畫，其尺寸照從前畫過白鷹一樣。」（《檔案史料》第4冊，頁399）從成品看來，艾氏所繪鷹嘴、鷹爪皆鋒利逼真，然鷹爪抓握桿架的處理未符常理，而鷹架的繪製亦顯粗疏，此幅架上鷹圖呈現出樣式僵化之感，略失生動自然的氣息。



圖9 清 艾啓蒙 土爾扈特白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085



圖10 清 艾啓蒙 白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086

三、來自海外的異獸：風狸、山貓與黑猿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太監榮世泰「傳旨著艾啓蒙將黑猿、猴兒、山貓、睡虎各畫一張，著方琮佈景，其猿猴貓虎向養生處要」。同日，又指示艾啓蒙依兩年前繪成之額摩鳥圖，再次進行摹繪。三日後，艾氏送呈上述五件動物草圖，乾隆皇帝指示修改睡虎與黑猿尺寸，並指定方琮與楊大章增添樹石、花卉和地景等。此項交辦任務直到次年才陸續完成。其中睡虎與額摩

鳥未見收錄於《石渠寶笈》，亦不知去向，餘三幅應即是本院所藏〈風狸〉、〈山貓〉與〈雙猿〉（圖11～13）。此批畫作的構圖與整體風格高度相似，設色柔和清雅，動物皆成雙表現，均無詩贊等文字。不同於交趾果然或額摩鳥這類名稱具異國風情的動物，「猿猴貓虎」聽起來平平無奇，現存三幅圖像亦似未有特出之處，因此少受關注，相關研究隨之闕如。從本院基本資料可知，〈山貓〉與〈雙猿〉未曾對外展示，



圖 11 清 艾啓蒙 風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894



圖 12 清 艾啓蒙 山貓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895

而〈風猩〉在 2007 年展出時已被指認為靈長類懶猴（Slow Loris）。艾啓蒙所繪猿猴貓虎來自養生處，又名「養牲處」，是內務府轄下專門飼養動物的機構之一，由此推測艾氏應是對活物寫生，親自觀察其行為與情態，並揀擇入畫。筆者此次就教於動物學家，關於艾氏所繪圖像是否足以判別物種，幾經討論，謹將結果分述如下：

（一）風猩

畫面左側的懶猴蜷成球狀躲在石穴下抱頭酣睡，右側同伴則如定格般緩慢行進。〈風猩〉生動地表現出夜行性樹棲動物的日常瞬間。動物學家根據從頭頂延伸至背部的深色條紋這一特有的外顯性狀，進一步判斷該物種應是孟加拉懶猴（Bengal Slow Loris）。¹⁴ 孟加拉懶猴原



圖 13 清 艾啓蒙 雙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084

產於喜馬拉雅山脈以南的印度次大陸與印度支那，分佈範圍在懶猴物種中最為廣泛，體型亦最大。像其他懶猴一樣，牠的尾巴退化，頭部圓而耳朵短小，有濕鼻和寬平的面部，大眼睛發出明亮的橙色反光。至於「風猩」一名來由，推測或與懶猴別稱「蜂猴」、「風猴」有關，其中「蜂猴」的「蜂」來自其以蜂蜜為食物來源之一。

（二）山貓

此處所繪山貓睜著一雙亮橙眼，有著與狐狸相似的尖臉，長而蓬鬆的尾巴與身體等長，通體毛色泛灰。美國杜克大學狐猴研究中心（Duke Lemur Center, Duke University）認為這是來自非洲馬達加斯加島的雄性獼猴（Mongoose Lemur），據以判別品種與性別的特徵主要來自

其面頰與下巴處的橙色毛髮（圖 14），若為雌性則呈白色。¹⁵

獼美狐猴體型近似家貓，多在樹上棲息，或因此被稱作山貓。中國畫家的布景與實際棲地相去甚遠，幸而艾啓蒙掌握了動物的關鍵形態，使我們仍能辨識出這種稀有的獼美狐猴；而在飼養管理上，負責人員可能缺乏對外來物種的飼養知識，檔案記載清宮餵養山貓的食物是肉塊、梗米和白糖，¹⁶ 實際上獼美狐猴主要以水果、葉子、花、花蜜和花粉為食。

（三）雙猿

《石渠寶笈三編》記錄此圖繪有「雙松垂蔭，雜花競放，一猿傍石而蹲，一猿獻松子。」¹⁷ 身材頎長的黑猿獻松果之姿，令人想起〈交趾果然〉中環尾狐猴獻桃的場景。自古猿猴與松樹均象徵長壽，此處應有祝願長壽健康之意。此幅完成時間最晚，圖像的呈現似乎最為失真。美國演化生物學家 Danielle Whittaker 從牠的手腳形狀、手腳和臉部的無毛特徵，以及纖細的手臂和胸部，推測艾氏所繪黑猿可能是長臂猿；然而肢體比例不盡真實——長臂猿的手臂比腿長得多，這也是牠們通常在地面上以雙足行走的原因。再者，畫家似乎把左側的那個身體畫的更像是長尾猴或其他猴類，而右側那位的比例看起來更像人類的身體結構。

在物種的判別上，以通體黑色毛髮來看，Whittaker 提出兩種可能性，一是原產於印尼蘇門答臘西側外海島嶼的克氏長臂猿（Kloss's Gibbon）（圖 15），或海南島特有種海南長臂猿（Hainan Gibbon）。¹⁸

此三幅是艾啓蒙現存作品中的最後之作，有學者認為此三幅所繪異獸應是東南亞國家朝貢所進獻清宮的方物。¹⁹ 具體來自哪個國家或地區，及其如何從棲地抵達清宮的路徑，資料不



圖 14 獼美雄性狐猴 © David Haring, Duke Lemur Cen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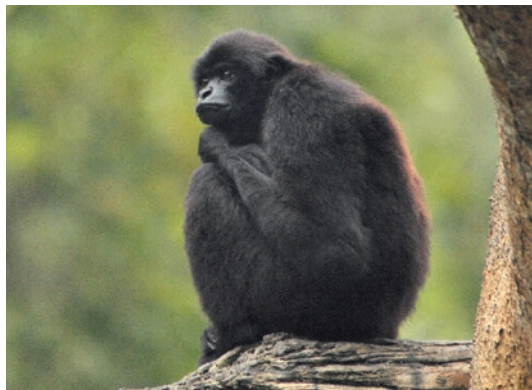


圖 15 目前已是瀕危物種的克氏長臂猿 © Klaus Rudloff 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ylobates_klossii_B.jpg (CC BY-SA 4.0)。

詳。從清代越南、暹羅、緬甸、南掌和蘇祿等國的貢物紀錄中，我們發現清宮接受的物品，不僅限於各國的本土特產，還包括來自域外的物種。乾隆皇帝習慣以西洋折衷風格描繪各地呈送的珍禽異獸，他所下的猿猴貓虎訂單，很可能來自同一批貢物。據悉，養牲處的《養牲底簿》記載各種動物呈進的時間、由誰呈進，以及動物每日吃食種類與份量等等，該檔案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惟因進行數位化作業，暫不開放查閱，俟資料公開後或能對猿猴貓虎的來歷有進一步的比對與揭露。

結語

艾啓蒙在三十七歲時「京漂」進宮，隨後的三十五年間，他日復一日地為皇帝作畫。儘管他的畫藝不及郎世寧與王致誠，但從本院的收藏中可見，他始終以畫筆忠誠地紀錄乾隆皇帝的赫赫武功。他或許曾像同時代的傳教士一般，透過書信記下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然而他

的文字並未保存下來，僅能在他人的紀錄中窺見他零星的安靜身影。這些留下來的作品，反過來也成為他在清宮歲月的見證。當我們下一次站在他留下的畫作前，或許能感受到隱藏在他名字「Ignaz」中的「熱情」本意——本欲啟蒙世人對天主的熱情，最終將其信仰寄託於藝術之中，二百多年來星火不熄。

作者任職於本院綜合規劃處

註釋：

- 高智瑜、馬愛德主編，《雖逝猶存：柵欄——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墓地》（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01），頁231。
- Erich Zettl, "Ignaz Sichelbarth(1708-1780) Missionar, Maler und Mandarin am chinesischen Kaiserhof," in Paul Widmer ed., *Europe in China - China in Europe*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2), 75-76.
- 引自 Lucie Olivová, "Ignaz Sichelbarth(1708-1780), a Jesuit painter in China," in Petrolina Čemus ed., *Bohemia Jesuitica 1556-2006* (Prague: Karolinum, 2010), 1416. 外文中文譯由筆者自譯。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78。為精簡註釋數量，因後文多處引用本書，故改為於正文中註明冊數與頁碼，本書亦簡稱為《檔案史料》。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13，頁551。
- 引自 Rudolf Grulich, *Der Beitrag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zur Weltmissio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Königstein: Instituts für Kirchengeschichte von Böhmen, Mähren, Schlesien, 1981), 115. 外文中文譯由筆者自譯。
- 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編，耿昇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卷4，頁298-300。
- Augustin Hallerstein, "A letter from the Reverend Father Augustin Hallerstei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resident of the Astronomical College at Pekin in China, to Dr. Mortimer, Sec. R. S.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Tho. Stack, M. D. & F. R. 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47 (1752): 321.
- 費賴之 (Aloys Pifister) 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865-866。
- 感謝英國倫敦動物學會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動物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Zoology) 教授 Dr. Samuel Turvey 於2024年6月21日以電子郵件提供答覆。
- 圖像請參考李湜，〈乾隆朝養心殿百鹿圖貼落探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10期，頁333。
- 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2期（2006冬），頁69-70。
- 余玉琦，〈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51。
- 越南瀕危靈長類動物救援中心 (Endangered Primate Rescue Center) 於2024年10月29日以電子郵件提供答覆。
- 感謝美國杜克大學狐猴研究中心於2024年10月8日以電子郵件提供答覆。
- 劉桂林，〈動物在清宮的寵遇〉，《紫禁城》，1980年4期，頁38。
-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冊1079，頁394。
- 感謝美國演化生物學家 Danielle Whittaker 博士於2024年11月6日以電子郵件提供意見。
- 鄭艷，〈乾隆朝宮廷紀實花鳥走獸畫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形象史學研究（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199。